四庫全書

集部

潞公文集卷八

宋 文彦博 撰

挽詞

慈聖皇太后挽詞

仁皇當宁久聖后配天崇厚德符坤象先朝定震宮尊
榮三代禮擁佑兩朝功徽範并慈訓皆留信史中
聖孝攀慈範神遊輿少留重明縁積慶陰德在貽謀制
服從恩重因山變禮優白雲何處去雪涕望嵩丘

榆輴漸出金門遠蘭膳深悲玉座空奕葉舜華推至孝
前朝文母繼清風栢城鬱鬱依嵩北石闕隆隆鎮洛東
白髪老臣何以報日期西去掃山宫

英宗皇帝挽詞

乾德符亨會天飛出慶寧繼明光五葉啓聖協千齡方
保瑶圖永俄悲玉殿青定知遷寶座還集太微庭
厥初丕命集咸慶長君賢恭儉敦堯德憂勤損舜年象
耕蒼野地龍御鼎湖天帝錫宣英號鴻休耀信編

在隱推龍德重明協帝華㚒肅均澤及四海龔威加就日忠方切騰天馭已睎攀髯不可跂淚目送雲霞

濮安懿王夫人挽詞

令淑王藩表恩榮代邸尊萬生為聖嗣善述在神孫吉兆憑崧麓真歸傃濮園賔天雖日遠國本自靈源

昔重閒平樂中推輔佐功德容咸有裕善慶果無窮以義情雖奪於親禮更崇洛郊春向晚薤挽變淒風

神宗皇帝挽詞

千齡逢聖旦六葉嗣昌辰睿智天攸縱章程日又新車書通絶域雨露洽殊鄰民鼞華封祝帝思蒼野廵龍髯攀不及鳯翼附無因望斷喬山路憂深杞國人含生蒙聖德率土被堯仁罔極何由報徒能損百身

元豐聖政洽隆平溢牘聯篇載頌聲皇武惟揚昭七德帝華克協麗重明喬山去日乘龍馭蒼野廵時見象耕億兆臣民蒙澤久損身思報一毫輕

老臣逢聖運受眷獨優隆覲禮超羣后官儀極上公皇

慈矜舊物帝念録微功一酌堯罇異（臣致政後赴闕謝辭蒙恩親御垂拱殿特賜宴仍取御罇别酌一醆面諭云知酒量未退可飲盡玉音洋洋猶在於耳今茲號慕無以勝任）三篇説命同（臣受命判河南府蒙賜御詩一章自後得請致政歸洛又蒙賜御詩二章恩禮之厚中外榮觀）斯心期檢玉不意遂遺弓聲暨要荒外哀纏普率中淒涼石門路慘淡栢城風血淚盈襟隕何由報昊穹

宣仁聖烈皇太后挽詞

九年四海被清輝瑞彩重輪照殿幃閶日視朝勤旰食

未明思政事宵衣存心庶務勞千慮决意真游厭萬機
下土顒顒望霄漢仙輿直指厚陵歸
老臣八十慚尸素掛了貂冠歸洛陽芝詔薦臨優眷注
蒲輪促起預平章重辭禁幄猶如昨今逬靈輿益自傷
勉策衰羸來輦固臨風洒淚厚陵傍
故相國元憲宋公挽詞
天聖收羣彦惟公獨出羣兩朝推舊德一代仰高文得
位才康世逢時道佐君云胡天不憖撫几悼勳勤

念昔為寮契周旋一紀餘佐時君望重謀國我才踈霧
露嘗濛潤陽秋每借噓忽焉傷殄瘁隕淚滿襟裾
名遂營身退高風近古稀台司脫屣去空土掛冠歸仁
壽宜難老朝陽歎易晞宸篇學丘禱恩耀賁泉扉

故宣徽惠穆公挽詞二首 公弼

奕世韋平族經時管葛才蒼生方仰望大厦忽傾頹不
憖皇情悼如仁士論哀涇山赴真宅應見國僑來
蚤預朋從款燕熟晚陪樞筦歲時多心如金石堅無改

聲似塤箎久更和丹鳳臨池猶未浴白駒逢隙已先過
相門餘慶簪纓盛繼述皆同穀與難

故尚書懿敏王公挽詞二首 素

盛德三槐舊論交二紀深帝聰聞曳履人望在為霖沒
世猶齋志時康未稱心孤懷傷殄瘁清淚滿衣襟
工臺三品位非輕祕殿論思職更清頻倚壯猷為屏翰
合從僉議秉鈞衡頹然處順君無怛痛矣懷賢我有情
不獨九原埋寶玉人琴從此絕遺聲

尚書令魏國忠憲韓公挽詞三首

三朝光輔致昇平九叙咸熙入頌聲獨運鴻鈞成大業親扶英主繼重明聖賢自昔推同德忠獻于今重易名清廟已聞從配饗哀榮不獨在佳城勑使護葬特營石室

平生投分比金蘭莫逆論心最歲寒唱第楓宸陪驥尾秉鈞槐府并貂冠潘楊事契常脩睦相魏親隣正講歡冰井臺邊星隕後公薨之前夕大星殞于府第百身何贖但汍瀾時留守魏都韓守相州

出入三朝共周旋四紀同論交最知我經世獨推公觀水驚川逝升堂失棟隆悲懷與聲淚遠寄紼謳中

中書令魯國宣靖魯公挽詞公亮四首

三朝輔翊秉鴻鈞功在旂常澤在民黄石授來為帝傅赤松遊去保天真達生優享高年福出世輕遺大夢身自古陘山多吉宅國僑裘令繼芳塵

二府陪遊垂二紀服公哲範每思齊留心舊典皆馴致從事新書悉順稽言發清風常穆若心停止水更淵兮

先朝付囑非無謂必為其仁在放麑
黿蒙啟土世傳榮猶倚耆英作政卿及見伯禽親拜後
方知遺愛在元成
穆穆罷朝嗟不慭衝衝停布歎如仁生芻絮酒難親致
薤曲書成淚濕巾
王太師挽詞二首
賢書早入英雄彀冠歲高馳貫馬聲一紀玉堂司大筆
兩朝金鼎主和羮天邊遽失騎箕象川上猶思用檝名

欲識聖恩優異處客童重疊貢佳城

去春解組遂西征曾辱都門出餞行席上詩成光退跡尊中酒滿叙離情經年方歎音容隔此日俄驚柱石傾羸老不能親引紼臨風洒淚濕襟纓

司馬温公挽詞四首

莫逆論交司馬丈君心知我我知君同謀同道殊無間一死一生今遂分八十衰翁如槁木一千餘日是殘曛前途若有相逢處尚以英靈解世紛公貴志以殁猶不忘利澤生民心在

王室

留滯周南十五年成書奏牘過三千東山方起爲霖雨大廈俄傾歎逝川容有忠言如藥石別如優禮賜貂蟬雨宫痛悼皆臨奠秪爲皋夔志未宣

昔有鄉賢陽道州亦聞比近有松楸新阡便合開三徑同氣相求好並遊

傳巖舊蹟今猶在萬與安平祖廟隣賢相裔孫還卜宅先疇吉土是歸真

司馬贈太傅康國韓公挽詞三首　絳

朝路相從三紀餘更陪國論對鈞樞康時遠術推賢業造膝嘉猷恊帝俞盤結方資庖刃解旱乾猶望傳霖蘇寢門遽有人琴歎老伴凋零道轉孤

洛城曾與公相别已為人生老别難今作紼謳成永訣满襟悲淚轉汍瀾別此三年公赴北都餞于上東門愚嘗有詩云尊前不制淚汍瀾大底人情老别難之句

西豪居在許東偏丹旐遥遥過許田欲問相君眞宅處

高平吉地是新阡公家始卜葬地問于野人此是吉地吉乃野人之名

中書侍郎傅公挽詞堯俞三首

友會朋從二紀餘金蘭投分更無殊鳳池晚接經邦論龍陛晨陪步武趨起副民瞻方倚賴用爲霖雨待肦蘇如何奄忽公先逝自歎靈光老益孤

賢業雖長命不融從來此恨古今同爲霖作礪君家事未盡舒張數已窮

常愛龍潭龜㠯上移床醉卧緑蘋中茂林修竹皆如舊

惟歎人琴遂一空　昔與欽之飲于瀟上泉石之間有小蟲如龜形令植碧沙如綠縣然

致政仲損工部哀詞二首

自昔朋遊今五紀斷金連璧附英翅學通經史蒙三益心類松筠見久要白首郎潛甘寂寞清時吏隱甚逍遥年逾九九誠無憾惟歎人亡與道消

金蘭取友務端良仲損於余極久長叄歲傾懷論管鮑晚年修好結潘陽人琴忽起芝焚歎簫鼓俄隨薤挽傷不到寢門親一慟臨風老淚獨浪浪

太尉韓國文忠富公哀詞 弼

蚤擅才名重天資德望崇大勲緣定策美利在和戎一代推人傑三朝倚棟隆音容雖已矣永譽更無窮

曩董經邦策皐夔濟世賢頻堅挂冠請未及從心年早遂赤松伴晚叅黄檗禪懸車垂一紀築室冠山川瀟洒心中相優游地上仙尊榮兼壽考五福在公全

我愧才無取公常問不能白麻曽並命黄閣遂同升調燮彛倫叙將明庶績凝如仁今奄忽昭代失良肱

去年春作耆英會一坐簪紳仰典刑今日共嗟天不憖惟瞻英範在丹青

達觀定知無怛化常情未免愴離魂邛山土厚雖埋玉遺烈餘芬萬古存

故太師開府王公挽詞君貺太子太師

早歲馳聲猶未冠錦標獨得冠詞林四朝出處身名泰五紀游從事契深天聖中予與君貺同應科舉居守北郊依舊德退休西洛負初心白龍泉畔青烏兆引紼悲謳淚滿襟熙寧

中君貺守洛留余會飲於雙桂樓親作沁園春曲詞相屬有華髮青雲之句

昔年過洛赴三城華髮青雲敘故情今日人琴俱已矣猶傳樂府沁園聲

天聖年中始得朋後陪孟洛兩交承此亦君貺歌詞所及之意追思往事渾如夢老淚如傾自不勝後已北都交印

前歲公圖歸洛中待君同賞狀元紅人間萬事難如意須把興亡付壞空君貺久思歸洛余嘗有詩寄之云公乎早歸來莫負花前約同賞狀元紅更看劉師閣

楚正議建中挽詩三章元祐五年九月

出處交遊五十春洛城晚歲卜親隣東齋錦襟清談處今日重來淚滿襟

大抵神存體不留萬安山下宅松楸平生燕集歌懽友伯壽應同泉下游正叔新阡與伯壽隣

每讀龜書洪範篇人間五福是高年公年九九雖無憾散盡者英我屹然

潞公文集卷八

潞公文集卷九

宋 文彦博 撰

論

序賓以賢論

前志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施於國不可斯須而忘用於身不可造次而闕忘之則紊上下之序闕之則乖孝悌之風聖人知其然也乃曲為之禮事為之防既養老於大學仍校年於天下所以揉民於孝悌習

俗於醇厚者矣故五帝憲德載之惇史三王乞言詳於
先籍是知年之貴於天下也久矣古之盛王未有遺年
者焉而饗禮燕禮節文尚疎上庠下庠制度猶簡至於
兼虞夏之禮養陰陽之氣先習射而上功次序賓而以賢
享燕而有儀禮律大備使觀之者亹亹而知其當周之
盛乎大雅所陳亦既詳矣竊迹前事敢試論之夫養老
之禮示天子必有尊也習射之事蓋聖王之所務焉若
夫安上而治民化民而成俗鮮不重於此矣故禮有養

老之制焉有射燕之義焉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然則射之為義盛矣哉是故王者將欲行養老之禮必先舉習射之典前諏以協吉先置以戒期乃率羣臣躬行其事和容繹志揖讓周旋比禮樂以居多取正鵠之必中貍鼜之節發心循聲鏃矢之均足以觀德麾有存者擇而用之升之於膠序之中與其噎鯁之事侑袒割之度儀參揔舞之下綴雍雍然皆當世之令人濟濟焉悉寘行之吉士不賢者遠有德者升用能列四世以稱

首監二代以增郁得賢之盛丕昭於往圖講禮之備俯煥於來葉仲尼因而憲章詩人得以歌詠者其在玆乎國家紹休三后之基登閎百代之制無文咸秩墜典聿修帝命式於九圜德教加於百姓尊更老以崇孝悌恢雍泮以興儒學固以超八九之休崇軼三五之步驟寧使夫序賔之道專美於有周者哉

仲尼學文武之道論

粤夫緯兩儀炳三代著經國之具美垂振古之妙範移

風易俗顯化成之猷與世作程布時郁之制者此用文之淵懿也尚七德勵五兵定保大之茂勲備有征之洪略弔民伐罪助天討之常戡難定功振刑威之法者此尚武之震服也若乃文德之緐縟武經之禁戢著是二說非聖神孰能行之懿子貢之嘉議仰宣父之上智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當世生仲尼也稟上智之性藴將聖之德道猶江海而學與彌盛明並日月而訓言益煥律天時之動靜襲水土之深厚祖堯舜欽明之德憲文

武方策之政歴聘七十之國授徒三千之衆性與天道而仰者彌高學而時習則誨之不倦為木鐸則世振其聲教佩象環則服旌於道義綌素王之徳理稟神明之温粹且謂學於文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著矣國重六經禮樂詩書備矣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遠人不服修文徳以來之删詩書正義始典墳之素定禮樂明述作同和之制讃易象洞窮理盡性之㫖修春秋列屬辭比事之傳灼叙百日之儀矩誕布千載之軌範此用

文之盛矣謂學於武也絕止戈之前訓得安民之勝術故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百年訓刑可以勝殘去殺又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著筆削則亂臣以之懼任司寇則正卯為之誅示足食足兵之文壯非威非懷之詠此乃用武之盛矣若夫相須之盛節未墜之常道故漢志曰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故夫先聖鍾睿明之德適弛張之用

昔者相魯公會於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豈不知至聖備用乎噫生稟自誠之性存存而有成學該稽古之理循循而勿倦著日新之要道隆功倍之廣業故曰未若丘之好學也歟昔賢所謂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若此則聖人勿學而能矣今言學者葢由垂世立教化民成俗大聖兼該故文武並用若夫唐虞之興化本由文武之道姬旦之致治葢拘文武之迹若俾仲尼以文武之道致文武之迹夫

何難矣則知禮樂征伐出於天下之有道者非聖人達於極摯孰能備矣

譎正論

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愚嘗詁注疏家流止云齊桓公正而不譎者以其伐楚而責包茅不入問昭王南征不返有以見臣節而尊王室也故稱其正焉晉文公譎而不正者謂天王狩於河陽因而朝之以臣名君非禮也故稱其譎焉以愚觀之則所謂只

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聖人之道言以尚辭語無重出故云一字為褒貶者取其簡而當也至於品藻諸弟子但云柴也愚參也魯由也喭而已若謂齊之正焉但云齊桓公正可矣謂晉之譎焉但云晉文公譎可矣復云正而不譎譎而不正者其故何哉愚嘗議之蓋有以也

按春秋曰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明年春齊侯遂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

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不虞君之涉吾地
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
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
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
供無以縮酒寡人是責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對曰
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
諸水濱也且齊侯之始也以姬之怨而侵於蔡侵蔡得
利因而伐楚楚既問罪乃託為勤王之師夫然則測其

始志得不謂之譎乎及責楚之罪則為正矣既得其正乃為不譎矣夫晉文公之始也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一戰而霸可謂正矣及其天王將狩於河陽君子譏其以臣召君又朝王而請隧王不許焉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噫晉之始也正則正矣及其此也臣節何在如此則始雖正今乃為譎矣愚謂聖人之意以齊桓有管仲之佐雖始譎終乃復正故正而不譎矣以晉文公季年無良臣輔弼始雖正終乃復

譎故譎而不正矣先師之旨不其然乎

春秋何以見仲尼之志論

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春秋之義竊嘗聞焉仲尼之志未之見也愚也不敏敢試議之夫仲尼生姬周之末處鄒魯之間聚徒三千大闡儒教憲章文武祖述堯舜門牆數仞仰之者雖繁堂奥彌高升之者斯寡故自有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聖者也然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位故栖栖然遊聘於七十國曾不一遇夫子

知道之不行也身之不達也而又覩周道陵夷皇綱絶紐禮樂隳壞彝倫攸斁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為之愆度七曜因而盈縮君臣之禮廢父子之恩缺君子在野小人升用四裔交爭中外共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號令出於權臣下陵上替僭逼斯甚夫子乃喟然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於是因魯史而修春秋舉得失以明黜陟著成敗以彰勸戒其惡者不得不貶善者不得不襃闡揚

大道用振頹綱故一字之襃寵於華衮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是以有德者雖賤而必伸敗道者雖貴而必屈附勢而慝非者無所逃其罪懷才而獨運者無所隱其名斯所謂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襃貶作者矣故知聖人之襃貶所以代賞罰者也觀其襃貶則仲尼之志見矣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襃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斯則其義明矣其後何休以此語序公羊傳則變其辭云吾志在春秋而行

在孝經也是使後之學者觀之稍迷因為之論庶幾辯惑者爾

何以措刑論

夫刑法之制有自來矣然歷代沿襲其制頗異夫刑之用小則禁奸邪大則戡暴亂考諸上古又亦不然夫上古之時世質民淳上布希夷之化俗無爭競之心故結繩而為政畫衣而為刑政甚簡而民自治刑至薄而人不犯也其後聖人因於天討遂制五刑上至兵甲下及

鞭扑列五等之輕重乃刑罰之大端也自茲以降源流實繁然夏商周之代漢魏晉之朝或以此而興盛或以此而陵夷其故何哉蓋刑者不可久用久用則民殘民者邦之基邦基既弱國將若之何斯則其猶兵之不戢將自焚乎其鑒不遠在秦皇之世矣然刑之欲措必將有道以撫其俗則庶幾於太古之風矣且人之所懼者刑也所慕者化也當主上無為致治革煩弊之政敦清淨之風行仁愛以及下布善教以懷民國泰時阜無遠

不服盍上之好善民必從之故孔子云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從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也又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又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善政則民畏之善教則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以是而言則措刑之道其用善教乎故周之成康世稱其治漢之文景代美其能者葢遵用於斯道也是以周漢之歴祚遐永者亦由是矣今我國家連衡五帝方軌三王股肱惟良朝綱具舉民躋富壽

之域時返淳樸之風六合晏然四海寧謐中外奉職咸為外臣時平俗泰國富刑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固不可同年而語也斯所謂得善教之良術矣

堯湯水旱何以不為民患論

夫陰陽舛度而水旱失常當其為害未有不因其所由也蓋法度失於下則災變見於上其或上失其道國無其人或讒邪得路而日興或忠良含憤而被逐或兵甲縱暴而弗戢或刑罰苛刻而無當或土木之工不息或

聚斂之法太重由是男怨女曠民不聊生墜於塗炭踏地無歸所以怨憤之氣積而災沴之患作矣歷代而下未或無之而堯湯之朝莫斯為甚一則九載而滔天一則七年而闕二字浩浩沃日赫赫流金禾黍蕩盡農時靡登而遐邇無菜色上下無離心海内晏然域中清肅其故何哉愚雖不敏竊議斯言夫堯舜之水旱者非政教之所失非寃憤之所致也蓋時之所及不可得而移易也然卒不能為患者蓋備之有素焉當二時之臨御則

孜孜求治宵旰忘疲敦清浄之教革苛弊之刑教民勤稼穡之務化下絶澆漓之風賦歛尤薄國富刑清百姓由是阜康六合於焉平泰明哉之謠作樂只之頌興及其水旱之作沴也而國方富強民方康壽時既隆盛又何患害之能及焉故古語有之曰國無九年之儲非國也家無三年之儲非家也然而當堯湯富庶之代民俗安阜之時其畜積復何止於九年三年哉是則以九年三年之儲畜禦九載七載之災沴不亦可乎而又畜於

稔歲濟於凶年此治國之大術爾抑又洪範九疇以農為本良以食者民之天民者邦之本食足則民盛民盛則邦興如此則縱有災沴患將奚為聊舉斯一隅則其他可知矣

進無為而治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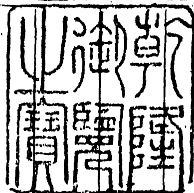
臣頃因奏事親聞德音謂古稱無為而治當先有為而致無為臣雖即時仰對曰虞舜垂裳而治者亦皆先有為而後無為誠如聖意臣退而伏思曰陛下有堯舜求

治之心而臣愚無皐夔致君之術夙夕慚懼啟處不遑又以奏對之際蹇訥未周謹尋前典所述虞舜之德著於簡牘仰塵鑒觀庶幾愚忠上裨聖政仲尼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先儒之解以謂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考於虞書則舜之治也流共工於幽州以其心很貌恭足以惑世也放驩兠於崇山以其掩義隱賊黨於共工也竄三苗於三危以其貪冒食貨崇侈不才也殛鯀於羽山以其頑嚚傲很治

水無功也四罪而天下咸服兹所謂去邪不疑而罰當其罪也於是詢四岳以謀政治闢四門以求衆賢明四目達四聰以廣視聽於天下命禹作司空以平水土棄為后稷以播百穀契作司徒以敷五教臯陶作士以典五刑垂作共工益作朕虞伯夷作秩宗以典三禮夔典樂以教胄子龍作納言出納朕命惟允既命以官因戒勑之曰各恭其職乃能立天下之功然後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熈兹所謂任賢勿貳而官得其人

也夫明四目達四聦去四凶命庶官其勤至矣得不為
之先有為乎及夫庶績熙熙天下服垂衣裳正南面而
已得不謂之後無為乎臣究觀經史之載舜之至德也
有大功二十舉十六相去四兇也十六相謂八元八凱
稷契皋夔之倫去四兇則朝廷無姦邪之黨舉十六相
則左右皆賢哲之輔如是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故
後世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而逸於致治勞於求賢
則先有為也逸於致治則後無為也恭以陛下紹祖宗

之丕基行堯舜之至化黜邪遠佞去四凶之志也求賢審官舉十六相之意也然而一日萬務尚勞宵旰茲乃臣愚不稱職之效也臣以為方今之務正在謹守祖宗之成法使爵賞刑罰不失其當耳爵賞當則姦邪無功者不敢僥倖而希進刑罰當則貴近有罪者不敢請求而苟免紀綱正而朝廷尊號令行而天下服如此則陛下高拱穆清之中無為而與虞帝比隆而下視三代之盛矣


乾隆御覽之寶

潞公文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潞公文集卷十五至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周牧

潞公文集卷十

宋 文彦博 撰

表啟

謝奏陳濬河等事不當特放罪表北京

臣某言今月三日准中書劄子以臣奏陳濬河事不當奉聖旨特放者自天有命跼地無容恩厚如春感極以涕臣某中謝臣忝緣薄藝蚤會熈辰被任最隆舉時鮮比竭忠圖報始思謝國之深析理乖方終致論事之過

既從吏議合置嚴科仰荷聖慈特從善貸斯蓋伏遇皇帝陛下充仁廣被漢度兼容寛假老臣矜憐舊物敢不冰淵在慮益慎於所為山岳戴恩尚期於有補

謝男貽慶換授文資及章服表元祐元年

臣某言伏蒙聖恩除臣男供備庫副使兼通事舍人同句當軍頭引見司貽慶充奉議郎尚書都官員外郎并賜緋魚袋者仍覩告詞謂臣弼亮三世粗有微勤以愚乞換文資特擢寵命舉族知幸受恩若驚臣某中謝竊

以朱紱身章文昌郎位皆爲殊選忝裨非才仰戴邱山如臨淵谷此葢伏遇陛下仁深育物道廣納荒既不棄於葑菲亦兼録於闒閲致玆蒙陋過有忝塵敢不嚴以效忠勤於從政力著涓埃之効仰酬覆幬之私

溫卷啓

某啓近者輒貢荒蕪仰塵藻鑒飾倭傀之鬼强見於南威崇培塿之卭敢希於東嶽葢非知量是謂黷尊在愧靦以良多實尤戾之莫逭必謂對咸池之下問聽庸音

技若海之中姑務大噱豈意某官不遺末學特録下材雖則賦謝太冲獲張司空之歎賞文慚僧孺得韓吏部之振揚剪拂增榮頋盻倍價重念某悛悛甚鄙碌碌非能至於窺闕里之宫墉跂龍門之峻坂實霄壤之有隅亦秦越之甚遥抑又安世當年未識車中之半面酸蔑此際亦無堂下之一言幸蒙某官靡間孱微俯加誘掖方愧仲由之率爾無所取材寧期夫子之循然不與其退何兹善遇允謂非常固當益勵於進修所冀不辜於

貫獎銘肌刻骨敢忘咳唾之恩墮膽抽腸少謝羽翼之賜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又

恭惟某官地紀英儲天章毓瑞藹蘭猷而遠馥韜玉德以中溫王沖早顯於貴遊荀羨果膺於禁選標儀秀徹固嚴瞻之允歸矜度淵閎豈蠡測之能際寵崇八柱望峻十連練達兵機動資於雅掾登降帝右日奉於咫威綺紈無簡貴之矜竹素有游藏之好詞庭掞藻俊域飛

英加以精鑒外融靈機内照雲覩雅推於世範月評素擅於談宗冠蓋風趨日有龍門之讌纓縷輻湊比閭烏巷之游增戚里之光輝聳名流之欽挹以故漢閣羣彦咸跂踵而願交魯掖諸生皆曳裾而請見若某者才局素淺志尚非高矧蒙濁以裝懷復惷冥而成性食金致誚負乘貽譏遠謝子綸非清平之佳士近慚佛助無艷發之英才徒以甫在髫齡便從庭學彫蟲事巧敢追壯夫之羞竊牘工文無顧偶年之忌録廢牋而且廣補購

箧以厘全蘭成射策之年始遊天邑賈誼登朝之歲獲預賢書幸齒諸公之間職由談者之誤萬塗爭騖效駑駕而雖勤六組齊驅盤蟻封而遂困既中羅於擯斂故益事於研修常稽七激之文用廣日新之業今者國家飾一封之馳傳總六服以搜材家家之璧充懷俱求善價紛紛之抱亘道歷贄名卿伏遇某官與進下流曲成微品輒陰漫於許刺思仰造於魯堂儻録諛材特充外素雖未遷於幸舍詎敢恃於蒯緱所異盼睞生輝翦拂

增價麝臍性雖烈獲登范氏之香銓李味不甘亦預唐賢之果錄捐軀有報指水可旌數日前曾贄蕪編上塵藻鑒美芹快炙實自享之過豐藏疾納汚諒曲容而無忤惟干犯之為戾在啟處而靡遑藥茹之懷睠焉如失

上知南京晏侍郎啟

伏念迯阻藩房迅更時籥青綸猥隷方類於宫拘絳幰前騶寢跡於望拜仰瞻熒座俯鬱丹衷恭惟某官雅望冠時清談鎮俗丕贊景炎之運懋宣寅亮之功越在夙

齡親逢聖旦照蜺光於近署騰褭足於夷塗代邸方開
早協諮謀之選周儲肇建復膺調護之求六飛嗣止於
宸居一德弼成於睿化民瞻允屬帝簡滋隆亟遷内相
之榮旋領中樞之重導揚基命釐敷將順之規獻納嘉
猷顯著彌綸之績矧平臺之近輔實興王之創封妙簡
皇僚謹司留鑰契君陳之分正尹茲東郊紹申伯之於
宣式是南國行閒圭覲拱俟節趨入調伊鼎之和克協
傅梅之用舉斯僉植咸切傾祈某嚮侍庭闈幸闚幕府

仰鈐齋之秘邃猥預階升晞文席之峻嚴曲容隅坐祓
尊光之委照寬蒙瀆之深尤元冲尗參無補狄籠之闕
曾皙父子並依卯仞之崇銘琢厚恩鋪完充革未路亟
嬰於隨牒傲城遽邈於圖居屬罕遘於飛郵仍久乖於
奏記惟增蘗茹若在溥深仲吕戒辰長贏首序伏冀仰
緣宗社善保寢興尹氏秉鈞克永維毗之寄樊侯賦政
益崇明哲之資

謝陳龍圖諫議惠渚宫集啟代人作

伏蒙龍圖諫議特賜手書兼辱貺所著渚宮新編二策者發青泥之封捧緗褰之卷得璠璵之秘寶識愧郢人奏韶武之大音聽慚俚耳仰蒙恩顧伏積怔營竊以楚謠漢風宗淡雅而尚質魏製晉造漸辯麗以彌文代禩寖更情忘逾廣自匪紛披盛藻管綜衆流達三變形似之言軼七子殊軒之迹則何以陪金閨之士宣美於當年儷平臺之蹤貽範於來葉恭惟某官帝宮甍棟清廟光輝懷踞望以幹時厲風猷而軌俗學臻靈匱該冢壁

以採珍文揆神庭決龜沙而流譽覩逢清運登踐紫階
蘊輯寧幹翼之才未施於柄用禁密圖書之職式通於
帝暉所以出覲陜服之風坐鎮漢陽之地賴恢崇於遠
畧永羈制於四陲頃以掌命西垣建麾南郡肅政治以
多暇因紀詠以立言俄及歲時積成篇卷垂諸不朽比
峴山而名高競以相傳致洛都之紙貴乃纓紳之圭臬
述作之龜枚豈謂猥見暗投俾之窮覽與尺題而押至
幷覺恩榮會羣俊以討論少明宗致奏議納忠而款至

贊頌美德以雍容序引紀事以精詳風什緣情而妍麗

貽之千載勒成一家誚陸氏之蓬山終多蕪累探張融

之玉海徒美名稱永秘緹緗用資稟學某庸虛有素鑒

局無聞適沐聖風偶塵官牒隸曲臺而引籍守儆國以

於宣雖務勉修尚多於秕政惟虞刺舉莫過於謠言豈

謂龍圖忘禮秩之殊垂提奬之德惠之珍牘貺以高文

而復上列天朝敷聞宸聽丹薉致飾期修蟠木之容刻

畫為功欲掩僂傀之醜鏤肌膚而不滅摩頂踵以難酬

伏限城守不果躬詣門地卑情伏增悚感依詠真切知歸之至

知秦州謝兩府啟

伏奉勅差知秦州已於某月某日到任者古秦之封中夏為蔽久所擇守難其得人自慚拙愚寢服華寵出涖邊絕訖無勲勤敢希上恩乃俾易地即政之始觀風有殊山川曠夷羌漢叢會俗尚不一師屯且繁邇復拓固封圻建宅城堡守備之戒當有遠謀事役之興劇於他

道所任益重非蒙克堪盍遇某官協亮天工揔持政柄

慎牧師之選切方面之安啟言至公汲用平進謹精措

置勉罄樸忠圖靖塞虞講求民理庶幾修職無玷於人

潞公文集卷十

潞公文集卷十一

宋 文彦博 撰

序

送張大丞赴闕序

袁宏曰帝王之道莫大於選賢選賢之義各有其方也故周有俊造之科漢有賢良之舉莫不取經國宏才濟民遠畧然後授之以職而使不失其任也膺是選者實難其人大丞狀元炳山岳之靈藴經綸之業才識敏茂

聲華藉甚始以大司徒論秀而升於太學俄以春官氏辨材而揚於王庭狗監誦子虚之賦恨不同時天子覽平津之策還為第一卿士大夫莫不嘉歎而自策名桂籍解褐仕路闕載佐郡皆有治聲天子嘉其能而自麟臺郎改丞奉常雖行路之人悉以慶慰然縉紳之士咸稱其位不充量也方屬芝檢召賢之日葵邱代戍之秋嚴助已别會稽賈誼重歸宣室則公之是行也排金門升玉堂固其宜矣然鴻鵠之志一舉萬里非燕雀之所

能知也某以忝窺與隅獲丐餘重片言之譽東陵殆倖西山半面之榮鄭璞僕逾周寶建茲於邁豈其無言躑躅燥吻聊為之序

送龍昌期先生歸蜀序

井絡之區炳岷嶓之秀是以異人間出俊乂鳳集長卿導清源於前子雲扇芳塵於後歷此而降鴻碩頗繁然或以浮誕相高流蕩忘返者十室而九其勵志墳典遊心聖奧蓋亦鮮矣達斯道者其惟武陵先生龍君乎先

生陵陽人也藏踪於身不交世務閉關卻掃開卷自得著書數萬言窮經二十載浮英華而沉道德先周孔而後黄老楊墨塞路辭而闢之名動士林高視兩蜀遂不遠萬里上書公車累叫天閽久而不報乃喟然嘆曰道未可矣吾其歸歟因假道閬川獲挹眉宇是故經籍奥義得以諮焉或撞鍾待問則多多而益辦或時衡高論則亹亹而來遍搢紳之流靡不推服且以堂有慈親貧乏甘旨遂軫南陔之思遂謀西轅之役摻執之際烏得

嘿然因舉酒而言曰夫古之人患於不明經也苟明一經取朱紫如俛拾地芥耳何況於先生之經明行修乎但老氏所謂大器晚成也爾行矣自愛先生其志於斯言

藏器於身不涉世務閉關著書開卷獨得楊墨塞路闢而闢之名動士林高視兩蜀不遠萬里累詣公車上書自薦寄食上都久而不報遂復喟然嘆曰命未泰矣吾其歸歟因假

道閬川獲挹眉宇仰碧雞之雄辨鄙吝頓祛聽黄馬之劇談座客皆靡方以陟岵在念戒塗有期送君河梁聊復贈言勉哉是行以保遠大

贈清河先生序

秘校清河君踞識淹雅文行淵懿學有師法名高士林游五經之郛超然深詣馳六藝之駕邈矣遠至載丁家艱未充英聲濡遲之闕有識所同天聖初某始到都下

接諸公遊首得清河君以文相會以道相合行藏遊息相得甚歡未幾予忝榮名則霧露之潤朋友之益從可知矣予從弟彥若嘗師於清河君授以經義教之藝文雖未能傳其家法亦庶幾得其一技前年春彥若復忝科級旋爲外諸侯奏闕揔郡學講授之職則清河君之善誨又可知矣今予之季弟彥伯又得師事君一日彥伯謂予曰某依張先生之門垂三年矣愚冥之識頗有開悟嘗於羣弟子之末預聞先生之言夫業文者必始

於通經通經者必在於講貫故先師曰學而不講是吾憂也以是羣弟子嘗請於先生願聞講習始則講大戴禮終則講左氏春秋論叙精敏曉譬詳明學者所疑涣然開釋先生之於五經無不通者將與羣弟子請於先生願講尚書一經以重煩而未白也予應之曰昔與清河君遊亟聞其談經也於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禹貢洪範之說尤所精達予遇有所疑就而質問若叩洪鐘大小必應未甞不虛往而實歸一行為吏十歲於兹不聞

益友之高論久矣今將與爾皆就學焉翌日躬請於清河君君亦重違予之勤請巽辭以從曰虞夏商周之書歷代寶以為訓昔嘗學於斯文勉與諸君評之莫逆於心喜可知也將布席以發論當闡善以相告好古博雅與我同志者願聞來學二月日太常博士文某白

藥準序 此下二序熙寧八年北都作

予曾苦頭眩治之多方彌歲不解會國醫龔世昌診脉問狀乃云鬲有寒痰久之使然非他苦也授予香芎散

并其方服未半劑而愈遂不復發予既神其効又觀其立方有法不與常類方用九物物别為之解凡藥性之寒温味之甘辛并其主療畧具於左雖簡而備使觀之者有據服之者無疑無疑即有効猶夫任人各知其才之所長用之無疑事罔不濟乃知古之良醫治病必考於本草而立方方藥既精厥疾必瘳班固云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温原疾病之深淺陶隱居云道經載扁鵲數法其用藥猶是本草家意張仲景最為衆方之祖悉依

本草近世庸醫鮮通本草求其方藥之驗固亦難矣予嘉龔醫之方專用本草之意因採仲景并外臺千金及諸家經驗方共若干輒加注傳於門内以備處療謂之藥準以其依本草立方則用之有準云

節要本草圖序

余嘗以近世醫工雖處方有據而用藥不精以至療疾寡效益古醫用藥率多自採故桐君著采藥録備其花葉形色别其是非真假用之決無乖誤服之咸得痊愈

而又擇郡國地産之良及春秋秀實之候今則不然藥肆不能盡識惟憑采送之人醫工鮮通本草莫辨良楛之雜加之贋偽遂以合和以之療疾宜其寡效唐室之盛置藥園生本草圖欲悉知其形色氣味用藥之精且慎如此嘉祐初余在政府建言重定本草圖經凡數年而成例蒙賜本然藥品繁夥畫形繪事卷帙頗多披閲匪易因録其常用切要者若干種别為圖策以便披檢簡則易辨人得有之按圖而驗辨誤識真用之於醫所

益多矣潞國公寛夫記

路公文集卷十一

潞公文集卷十二

宋 文彦博 撰

碑記墓誌

絳州翼城縣新修至聖文宣王廟碑記

聖宋四葉上繼明之五年某以進士舉中甲科得大理評事宰是邑秋八月二十九日始蒞事故事守令始至則郡縣之祠廟悉詣之恭於神訓於民政之本也由是詢於邑吏質之縣圖載祀典享廟食者惟宣聖之祠焉

翌日仲祠謁之禮已事而退立於廡下觀其石記即後唐長興三年創是廟也歲月滋久廟貌弗嚴屋瓦皆毀梁木其壞上不庇於風雨下不容於俎豆縣署直其北十數步日有敲撲之喧澮水流於東不三四尺歲虞漂溺之患雖賢哉回也不改其樂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而守土事神者崇奉之禮豈不闕歟乃謀為僚規是改作方營善地將搆新宮而縣西北隅適有廢廟俗老承傳為湯王行宮事出不經禮無常祀既絶蘋蘩之薦鞠為

荆棘之墟象設都亡廊廡全隳獨有正殿巋然中立雖

丹堊已晦而甍棟頗崇異乎哉天將以斯室遺夫子耶

不爾則胡為十室九廢而獨完茲中宇虛其正位者安

所俟乎宜其即是遺構以正兩楹之坐起茲頹垣以崇

數仞之墻踵其故以謀新材則易備變其本而加飾工

不告勞命薙氏以芟夷集耰人而塗塈興廢起墜務實

去華昔之湫陋者耽耽而雲廕矣曩之荒穢者殖殖而

底平矣翌以東西二室增之屏樹閈閎凡屋壁之間堵

其數百楹危昏中而戒事日南至而卒功動適其時不愆於素邑人張會元以文行稱於鄉曲累舉進士敗於垂成運舛事違退而講授一日覩新廟之既成以殊像之未備乃率其徒躬營其事明年春募工於别郡得繪塑之妙者於是塑宣聖暨十哲之像逾十旬而告就八月上丁行釋奠之禮落之且曰能事畢矣不可無聞於後盍書以誌故述其經始之因直謹夫歲月而已杜牧云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葢

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夫子賢過堯舜遠矣韓所謂自天子至郡邑守長得共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社稷壇而不屋豈如孔子巍然當坐用王者禮以門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禮如親弟子然然則夫子之德之尊韓孟之言詳已今茲為記是用畧諸時天聖八年九月五日記

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謚文莊高公神道碑

昔者兩漢之盛也輔相以清靜寧民公卿以經術決事

故文景顯肅之際為賢主為治世炳焉幾與三代比隆葢公輔得人之效歟若夫本經術以熈治載清靜以鎮浮翊我昌運高邁於三五澤斯生民永濟於富壽而賦命不融賚志莫究愚於北海高公殄瘁之歎深矣公諱若訥字敏之其始齊之公族於春秋時甚顯逮漢而後名德軒冕赫奕相望從仕屢遷今為太原榆次人曾祖諱某贈太師王父諱某仕崇儀使考諱某仕右侍禁並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考封祈國公曾妣王夫人祖

妣馬夫人妣閆夫人封魏晉秦三大國悉用公貴而追
錫命也太師藏𣗳勿耀天爵自高二令君雖起家登仕
而位不充量濟美載徳貽謀積慶必復其始至公嗣興
公早有竒節挺然不羣祈公之捐館公始十歲奉母夫
人寓汲郡在陋安貧嗜學樂道天聖初舉進士中甲科
調彰徳軍節度推官秩滿改著作佐郎遷秘書丞太常
博士三治劇邑所居不尚赫赫之譽去後人皆思之㪅
舉御史改監察遷主客員外郎殿中裏行未幾除右司

諫直史館賜服五服遷起居舍人知諫院改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三品公迭居諫憲當職論事不煩細激訐以要虛名務舉大體中時之急病若擿為土豪緣戚里為郎得大郡公謂玷郎選輕郡寄亟論罷之內侍長居中任事恃恩而肆公率同列極言而斥出之復言今執政古三公之任所謂坐而論道者也今進對立侍裁移刻而罷於咨諏體貌之禮固有未盡宜復坐論以通上下之情以究都俞之美上以為識治體而深

罷之於是益有大用之意除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詔復留弗遣麟府宿兵高選外計乃遷禮部郎中河東路都轉運使上思公學術優深議論精敏亟名還兼侍讀丁秦國憂累詔奪情瀝懇哀訴祈終三年喪國朝故事官待制以上遭喪類卒哭起復令許終服自公始也服除還舊職尋改龍圖閣直學士史館修撰遷吏部郎中除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理檢使上憫雨旰食因公奏事問雨暘所致乃推本洪範五事稽合時政及救旱之

術上大感悟益嘉公之博洽數日擢拜樞密副使居二
歲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又二年由户部侍郎檢校太
傅為樞密使公踐歷二府始終七年循守法度奉行故
事簡靜慎重不輕改作常曰蔓目而憂世者非致治
之心也每被顧問必傳經以對條理明暢極盡治亂之
原上未嘗不前席以欣納故愚謂本經術以熈治載清
靜以鎮浮有兩漢賢公卿之風為得之矣其在政府也
凡僥倖干澤事從中出者請格而不行后妃之族當避

權倮懇請不預執政悉降詔為永法在樞府時蜀盜發甘陵嬰城負固王師攻圍逾月未克時議欲開其自新之路許以容貸且使充黨離解公謂貝於河朔兵屯素盛今不窮討後啓亂階威靈不振將為敵人輕笑當濟師易將必行天誅蠻寇邕管嶺外騷然承平歲久武備闕習荆廣之甲若驅市人故屢戰屢敗公議遣大師揔北兵及隴西之勁馬以往則計日可平或謂北兵不習南風賊必守險以老王師雖多馬恐不足施公曰賊狃

數勝理必迎戰以我訓士精騎出其不意而夾攻之蠢爾雖衆胡能為哉二冦既平悉如公算又患兵冗而費浮議罷名募并汰疲老要在節用彊本人給家足為太平長久之䇿性冲淡不喜夸耀累奏章祈解樞柄辭情切至確不可奪上重違其志久之乃除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同羣牧置制使不許外出且兼進讀葢將用其所長以須㕘卯乎公既釋重務遂所願自退朝即杜門燕居觀書為樂搢紳高其靜退以至和二年八月二十

九日遘疾薨於宣陽里之第享年五十九上聞訃震悼
趣輦臨墓既傷名臣之不憗又視其居處儉陋歎其清
節者久之賻賵加等廢翌日視朝贈尚書右僕射太常
謚曰文莊以是年冬十月己酉葬於開封府開封縣褒親
鄉之原從祈公之兆禮也初公寓汲時秦國有疾公左右
奉養藥劑必親遂精意於醫書且曰是術也前世名儒
巨公能者多矣况人子奉親可不知耶因研究得其妙
以是秦國終享壽康及公感疾之始自診其脈曰吾殆

不起諸子泣請名國醫高手者公堅曰止雖和緩不可為已又戒其子毋輒奏以貽上憂吾死殆不得有所請及東首神爽不亂恬然以逝非達生知命安時處順之有素其能若是乎公既塟上追思之深親汙宸筆以表其隧曰儒賢之碑有以見君臣始終之義厚焉公以譽望凡朝之華選劇任必與焉同知禮部貢舉者再取士得人近特為最又為京西路安撫使入契丹國信使領吏部流内銓三班院閤被詔定黍尺以協樂律之正制

兵契以嚴軍師之輿裁損祠祭服器復古之法今悉用之朝議推其精密愚與公布衣時為友自登憲署司外計居政府為僚故知公尤深公性資方介中立無黨惟道是信不以世俗毁譽為得失所學非茍記問而已必窮其理適於用每談歷代治亂之迹貫穿明白如視諸掌聽者釋然更僕忘倦文集二十卷尤學之粹娶王氏封壽安郡夫人夙有賢範聞於族姻後公一年而歿以明年正月五日祔公之兆嗣子彦輔内殿崇班次保衡

安石吉甫光禄寺丞規大理評事皆修謹篤能世其家長女適游奎次適祠部郎中秘閣校理林億次適太常博士張誼次適王宗喆彦輔及諸弟泣叙先烈見託論譔將附於儒賢之下以永其傳愚自視拙鄙而義不可辭姑用直書傳信無愧銘曰

維高氏先蓋姜姓後表海以還歷祀寖久爵德世濟忠賢代有發源湯湯其流固長儲因積粹挺生文莊文莊嶽嶽照隣先覺大罷長才奇文與學公初逢時奮自布

衣絕塵避鶩垂天迅飛白簡觸邪凜然霜威皂囊納忠
彌縫闕遺曰黨曰附吾所勿與不激不訐罔干虛譽人
不我知吾不為阻信道而往若省於度進直內閣聯侍
邇英左右獻納據古援經帝御宣室雨暘是卹公陳五
行沃心造膝乃預大政乃揔中樞嘉猷辰告基命訏謨
事必師古襲於常故毋作聰明毋越彝矩付之至當百
職咸舉撓法撓賞憑寵怙權繩之以正金石其堅殲蠻
於邕殄寇於貝多莫踰度畨於著㮣我思至言名遂身

退斯言是踐其志克從毋處於外惟帝念功論思殿内勸講禁中師賓之地禮厚恩隆顯允君子宜錫難老方胡不然曾未華皓軫於天衷撫几震悼帝曰儒賢表其新阡寵以宸翰冠於碑顔崇封維屹扶樹維鬱令儀則閟遺芳永苾

贈尚書祠部員外郎文府君墓誌銘

夫水之有原原出之深者其流長人之本祖祖德之厚者其嗣昌噫原深而德厚者見之於吾祖祠部府君矣

府君諱銳字挺之本姓敬當晉室以犯高祖御名改賜令姓取文之象也至聖朝以避翼祖廟諱遂不復舊有媯之裔遷育於姜子完之孫以謚為姓自時厥後冑緒益蕃或占數於平陽或派居於蒲坂八代祖太尉平陽王有大勳力於中宗載於國書可以覆視高祖晤太和中由鴻臚丞辟北都留守判官曾王父璲時以明經中第守汾州參軍未幾留判歸老於西河參軍榮侍於滕下且又嘉是山水樂其土風乃自河東縣之同果里徙

居於是府君今為西河介休縣人也王父沼澤州録事參軍烈考崇遠長興中守遼州平城簿與晉高祖有豐沛之舊天福初龍興大夏鳳起晉陽遂以協賛之功亟昇岀宰之任授代州崞縣令稍遷并州太谷縣令雖幄中之助居多而緜上之封蓋薄方將偕隱以保天和屬劉氏偏霸於太原選用俊賢縻以要職而又兩宰劇縣載更郡轄而考終於家有子二人其長早亡府君即其次也始以廕補郊社署丞尋辟石州軍事推官太平興

國中武車載駕王師有征後主率并民因　太宗皇帝
霈陽春之澤封歸命之侯凡劉氏之舊臣率度材而被
用時府君方以疾退便於家居且以順養為懷無復出
處之意雖詔書搜訪州司敦遣竟以疾辭不克上道常
以杖屨浮沈於鄉里頗用文酒燕樂於朋友故與進士
温夢説詩僧崇果紹休輩有世外莫逆之契藥喜勿驗
壊梁斯及以至道二年九月三日啟手足於晉陵里之
第享年五十有三府君始娶王氏故户部郎中丕之女

也生慶善之門稟柔懿之徳天奪其算先府君而亡有子三人長子泊今為司勲員外郎荆湖南路轉運使次曰淳郊社齋郎次曰淵未仕而亡有女一人適史氏有子一人曰渭府君以長子之登朝遘慶凡四追命為尚書祠曹員外郎夫人追封臨沂縣太君泊娶耿氏有子一人曰彦博即府君之嫡孫天聖五年春登進士甲科今為殿中丞知并州榆知縣權倅西河郡事而耿氏早亡亦以彦博預殿閨之引籍遘農壇之展禮得㩭恩例

追封扶風縣君載娶申氏封永樂縣君有子一人曰彥若應進士舉有女二人長適將作監主簿鞠齊卿故天章閣待制詠之子也次適進士成偉殿中丞元吉之子府君之次男淳始娶郭氏與氏皆早亡今娶武氏有子四人長曰彥先次曰彥國其次皆幼渭娶王氏斯皆府君貽謀積德之至厚故子孫錫羨流光之寖昌也彥博之生也後不獲逮事捧遺硯以出涕瞻畫像而下榻嘗立侍於父叔因習聞於話言曰惟府君局量閎深性資

端厚信行著於鄉黨仁愛洽於族姻希蜀嚴之沈㝠達義易之素履善教諸子俾紹家聲嘗曰扶陽之門滿籯非寶劉氏之室七業俱成吾素志也爾曹勉之惟以清白傳家不以業產為事識者以府君為林宗干木西河之後出也所不至者壽爾府君棄代之年權窆於里第之西原今歲在作噩利即真宅即以明道二年十月十七日已酉得吉卜於靈石縣之孝義原祖母臨沂太君先塋於介休縣之西原陪祖考之舊封松檟美茂不復

遷祔從古禮也禮曰銘者稱先祖之美旌孝孫之心也

庸刻沈礎以識佳城銘曰

王父之德柔嘉維則行有枝葉信著金石州黨胥化宗

姻是式趹宕文石涵泳典籍美璞中存含華內藴道屈

當世慶流後昆祠曹追命寵印推恩巃山南峙汾流東

瀰于嗟佳城兹焉寧止圓石勒銘徽音無已

潞公文集卷十二

潞公文集卷十三

宋 文彦博 撰

雜文

座右銘

夫圓首方足肖天地之形是為最靈也褒衣博帶慕聖賢之道在於篤學也噫世之冠章甫衣逢掖而為儒者可勝道哉其庶幾於道則無寧皆捨本趨末屑屑於章句間利目前之利語乎道則何其遼哉夫人之常情孰

不欲達捨道而進則君子不為也然而道有消長時有遇否所以才有餘而功未著業未半而勳已百者有矣而昧道寡識者則其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曾不知齊景之有千駟不若顏子之曲肱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楊雄之執戟故云不以其道得之勿處也昔我先師戹於陳蔡名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至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智邪人之不我行也子曰有是乎

由譬使人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智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復問子貢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穡良工能巧而不能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顏回入夫子又問之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之醜也夫

然則君子之於道夷險不易其操焉僕又嘗病世之人其學未得其髣髴即飾虚譽以夸愚俗時小有所長又自慮時之不知也必欲家至而户曉焉嗚呼何反夫先師所謂不患人之不我知之言乎又獨老氏所云自伐者無功之言乎夫鼓鐘於宫聲聞於外又何必其然也昔胡威父子俱以清廉著稱晉武帝問之曰卿之清孰若父之清對曰臣不逮父遠矣臣父之清恐人知臣之清恐人之不知也如此則自耀者不必為優自晦者不

必為劣崔亭伯所謂𠯗呼衒鬻縣旗自表者非隋和之寶暴智耀世因以干祿者非仲尼之道又曹公云行而自炫者女之醜行也夫蘭生深林不為無人而不芳鳳翔千仞覽德煇而乃下則君子藏踪抱道與時隱顯何患名聲之不聞爵仕之未遂乎又嘗患士之多上人而自大者殊不能景行先哲見賢思齊而乃與常輩角其才智自以為能此又見其愚陋褊迫之甚也深不取焉古語有云可為智者說不可與愚者道茍非其人即

不如守吾之然也士君子既能以道自處復去自賢之心加之以遠識清鑒襟度夷曠為儒之美復何尚焉苟不能爾則徒有章句薄才小巧終不能裨儒行之萬一亦與夫刀筆小吏無有異也雖復頂儒冠衣儒服且不可逃詩人彼其之刺又何施面目於士林間乎僕每讀唐相鄭公餘慶傳觀其行事有古人之風真君子之儒矣砥名礪行謙卑自牧踐歷臺省以謇諤聞侃侃於公卿間未嘗俛仰媚於一人必以其道祇事四朝出入將

相逮於晚節不渝素行可謂以功名終始者矣然而當時議者謂沽激尚未以全德許之噫士君子不逹即已苟逹焉可不益思慎其名檢乎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夷險一致終始不渝不爾即得為滎陽公之罪人斯幸矣昔揚子雲解客嘲班孟堅答賓戲崔駰逹旨張衡應問蔡中郎之釋誨郄秘書之釋對皆所以矯厥俗而旌厥素焉僕非能編德於數公也但述於翰墨誌之座右庶幾乎自勉者而已將廣崔生之銘焉因為座右誌云

題裴晉公畫像讚并序

尚書郎武功蘓才翁得裴晉公畫像於大資政富公謂與家藏舊本正類因以相示予嘗謂裴公自題寫真讚有靈臺莫狀之句意公負其所藴謙不自言俟他人發明之而當時多嫉公勲德或云平蔡者愬公何與焉又逢吉黨謬為謠言以傾公獨賴正人訟其誣枉僅免於禍雖宗閔素出其門猶憾不引為相擠公於梁則于其時孰肯揚公之美後世史官於公無嫌追書公美近乎

實録噫豈羣邪醜正見抑於當時耶將貴遠賤近人之常情耶予仰公之風覩公之像因原公意輒續公讚

繪事雖巧傳神寫照公之靈臺孰覩其妙靈臺崇含和處中經始勿亟積善累功賢人之業仗義資忠人不我譽吾不為沮人不我毁吾不為喜竊揆公意如是而已

慈照大師真讚

嘉祐中余保釐洛師屢遊關塞始見幽公於寶應精舍

聽其言簡而詣覩其相靜而定又其朋智漸法覺之秀也亦謂余曰幽公博通教典潛悟禪那苦行精進為流輩所推余後數與之談漸之言信伊西竹塢積慶蘭若爰集淨衆日嚴鐘梵以奉先公之卜宅幽公樂是胥宇悤然肯來亦既宴止遂有終焉之志未幾寂化其徒悲涕慕思圖形瞻禮以永歸依謂余為大檀越來乞讚云師行維幽師心為寂就名觀義循理索跡性相皆空了不可得胡為形容設色之工即空即空傳寫無窮四衆

瞻仰悚然信恭

題宋宣獻書帖後

宣獻公文學德望為一代宗師頃年嘗遊公藩誤蒙與進一日延食於春明東閣示予蘭陵蕭城書且曰名筆也乃知公之行筆類蕭今觀此小楷二軸精勁有法遠出前輩追惟東閣眷與之厚不覺泫然熈寧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北都善養堂題

潞公文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潞公文集卷十四

宋 文彦博 撰

奏議

奏為修開先殿乞循制度事

臣某昧死謹疏上皇帝陛下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

臣聞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臣遭逢聖神敢獻狂瞽伏惟

天地之大德特貸鈇鉞之嚴誅則微臣幸甚臣伏覩今

月十四日詔書太平興國寺僧紹宗緣化修葢外所有

太祖神御殿令三司差係官工匠重修又云庶重修於
宏麗獲時薦於芬馨有以見陛下奉先思孝之道高出
百王復又盡給國財不煩民力此乃陛下敦崇儉德勤
恤民隱之意也天下幸甚臣切以載營寶殿嚴奉聖容
仰佇靈游是為別廟臣聞清廟之制理在去華茅屋采
椽本貴乎克儉丹楹刻桷乃譏其崇侈漢書藝文志曰
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官是以克儉由此觀之則清廟
之尚儉明矣臣伏恐監工之官未詳詔旨惟務宏麗不

稽典故乖清廟尚儉之文累烈祖恭德之美臣伏望申
勅有司凡所營修循以典制經始勿亟必順天時臣按
月令云孟春無聚大衆孟夏無起事工又曰孟冬可以
造宮室皆不欲妨農事而違天時也臣竊計今之力役
固應不減千夫雖用官工不妨民事然而聚大衆起大
功作事不時恐乖令典伏望預計徒庸漸儲材用俟良
月而興作亦不日而考成神之格思宜錫純嘏臣又風
聞羣僧籍籍道路云云皆謂既建太祖神御殿庭則

本寺佛殿鐘樓即應次第官修事之然否雖未審知臣忝陛下風憲之任為陛下耳目之官苟有所聞理當先事言之庶幾上達宸聽葢欲杜其萌漸臣伏覩景祐三年八月十三日所降聖旨云太平興國寺佛殿鐘樓并戒壇院舍守等官中更不修葢令開封府及僧錄司告示僧俗諸色人并許緣化錢取便興修明命既行遠邇胥悅皆以謂陛下省不急無益之務軫愛民節用之心自後已有僧紹宗化錢興修漸成輪奐臣伏慮羣僧黨

扇希望官中兼修佛殿鐘樓不復化緣營造伏乞申舉
景祐三年先降聖旨其興國寺佛殿鐘樓任令僧俗緣
化興修所冀絕其希望之心固其緣化之志況佛寺者
非急之務何須速成國帑者有限之財不可虛費景祐
中昊賊未萌逆節朝廷未議兵事尚且愛惜用度不修
佛舍今則戍重兵於西鄙一日之費何啻千金苟旬時
之間昊賊之首未即梟於槀街臣恐事邊之費未免重
困於民臣愚以謂宜節營寺之浮費以濟備邊之急用

邉既實則狂寇何憂乎不殲芻蕘之言願賜詳擇干冒

天聽臣無任進退屏營之至

乞令審官院選差沿邉州郡知縣事康定元年

臣伏見西邉用兵緩急有民間科率應副軍期全藉州縣官吏必得其人臣欲乞應是陜西河東近邉及當路縣分自來只差縣令處乞令審官院並選差有心力幹事京朝官知縣如本院闕官差注即乞外移合入西川官充兼有流外官見任本縣簿尉處亦乞令流内銓選差

有出身幹事選人充逐縣簿尉所貴緩急之間易爲集事凡有科率必得均平則人户安居不至勞苦

奏乞主帥便行軍令後奏康定元年

臣聞穰苴出師首誅莊賈孫武教戰先斬愛姬當事而行未嘗稟命葢將權不可以不專軍法不可以不峻茲所以攻必克而戰必勝者用法嚴也自古有將權不專軍法不峻而行師必勝者未之聞焉臣切聞去歲以來用兵西鄙或禁軍小校臨陣而先退邊壘偏師望敵而

不進而統師之臣即時不行軍令悉以事狀上聞皆令隣郡置獄取勘下法寺詳案定刑臣以謂失閫外之制隳軍中之令臨事不斷稟命不威豈曰軍容同夫兒戲復恐推勘之際據引枝蔓萌其苟免之心奏報之間淹延時日啟其幸生之路縱不至此亦慢令稽誅無以勵衆乃老師驕兵之弊也臣不知朝廷所用將臣必欲不令專制悉上稟於宸筭乎復不知將臣不能用軍法皆取則於朝廷乎儻朝廷用將而不令專制則臣所謂失

閫外之制矣古之遣將也君推轂而命之曰閫以内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此非徒然也蓋委任責成之道不得不重今而多輕之故臣所謂失閫外之制矣苟將臣不能自用軍法則臣所謂隳軍中之令矣人之常情孰不畏死毆億萬之衆冒矢石之衝刑之不嚴何以督戰兵法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豈非嚴刑故對敵而伍中有不進者伍長殺之伍長不進什長殺之夫以什伍之長尚得專殺而統帥之重不能誅

一小校以厲士卒臣以謂軍中之令矣議者或曰今所遇之寇未為大敵所興之師未至深入軍中之法未可專用將校有犯所宜奏裁苟如議者之言臣以為過矣寇非大敵兵未深入尚且狼狽先退逗撓不進儻遇大寇深入而將校有犯必須上聞則穰苴之戮莊賈非大敵也止於會軍而後期孫武之斬美人非深入也惟以習戰而衆笑戮其君之寵臣愛姬亦未嘗素稟而先啓終於齊師勝晉吳人入郢孫武穰苴皆為名將者委

任專而法素行也以區區霸主猶知任將之道豈巍巍
聖朝不及於是且國朝著令凡禁軍將校有退奏裁此
則施於平居無事之日邊州守戍近郡屯聚則用之可
矣今吳賊亂常蜂蠆有毒防邊之兵逾數十萬將權不
專軍法不峻則何以御之臣伏望陛下出自宸斷稍假
將權凡有偏裨小校臨陣先退望敵不進如此之類罪
犯灼然但合該軍法者不須置獄並許本部統帥對衆
便行軍令訖然後奏聞如此則師旅畏威進退從令或

守或戰必有殊功兵者國之大事陛下居廟堂之上與宰輔大臣計之審矣豈容疎賤輒有輕議然臣承乏憲署職左司聰茍有見聞安可緘默陛下勿以臣之此言徒習老生之常談耳遂忽而不省臣熟思之任將治兵之術何莫由斯道也愚者之慮幸賜采擇干冒旒冕臣無任

乞河東依陝西例點强壯 康定二年

右臣於去年二月初曾上言乞於河東路每三丁點一

丁充强壯緩急為守禦之備自後朝廷差吴遵路等於河東路㸃差到强壯共一十四萬三千餘人内十三萬三千餘人是主户九千餘人是客户是皆兩丁内㸃一丁充强壯臣遍巡歷到諸州軍切見所㸃到强壯太多而不精兼頗妨奪農事臣檢會咸平中曾降勑㸃差强壯本路除晉絳慈隰麟府六州不㸃差外共㸃差到强壯四萬四千餘人今來雖添晉絳慈隰四州㸃差强壯即比咸平舊幾及三倍况本路主客人户共三十一萬

三千勘會繞及陜西人户之半昨來陜西所㸃弓手只十萬人以此況之即河東所㸃集太多而妨農也臣欲乞依陜西體例每三丁㸃一丁充強壯猶可得八萬餘人所貴務農作者不致妨廢習武事者頗得精專如允臣所奏更不行鈔㸃丁口數目而去留之並不搔擾動衆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御前劄子 慶歴四年五月

西界雖累曾差人請和近却不住據延州及環州等處

奏稱賊馬入界作過雖逐度逼逐出界及殺奪到人馬

切慮賊計多姦且以通順為名遷延至秋別圖大舉今

來已入夏月邊上須是早作准備仰文某更切體認今

來已是夏月去防秋不遠如邊上有應干守禦未備事

件並仰疾速究心處置早令了當免致臨時倉卒悮事

此劄子親自收掌不得下司付文某四月二十四日

答奏

臣准御前劄子節文西界累差人請和切慮賊計多姦

且以通順為名遷延至秋別圖大舉令臣體認今來已是夏月去防秋不遠如邊上有應干守禦未備事件並仰疾速究心處置早令了當免致臨時倉卒却有悞事者臣職在疆埸日料賊計雖聞累有歸順之情深慮必是遷延之計聖慮所及宸算無遺臣惟知夙夜防虞常若寇至不敢終食之間懈於為備但患才拙不能上副倚寄致煩聖念屢賜戒勵内省不稱伏增惶懼本路沿邊要害城壁樓櫓自去秋以來增修各得完固以至甲

仗戰守之器添補並及分數臣今一依聖旨丁寧更切躬親檢閱守禦之備訓士養馬磨礪兵器及遍指揮諸寨增葺城壁戰守之具及更差官分頭點檢比至防秋委得不悮大事

乞復昭化縣驛程 慶歷六年

去年臣僚上年減廢利州昭化縣驛程臣聞行路之言皆為不便臣昨親自經由相度誠為不便昭化驛去利州雖近又因東有桔栢津大江之阻西有木瓜原重山

之險夏秋二時雨潦留滯行役之人進退無據古來置驛良因於此今既廢驛即經過使命不免裹粮留宿其如過軍稍多即宿食有所闕乏臣欲乞依舊驛支給券料所費甚少所濟則多取進止

乞選差川峽州郡知州 慶歷六年

臣切見祥符中先帝軫念川峽遠民精求循吏以為審官院依資次差移官員多不得人故特頒詔書令馮拯以下各舉川峽知州通判臣切以西川近年以來生齒

繁庶比祥符中數倍全藉長吏安輯稍不得人即煩朝廷西顧臣以為川峽知通若盡須舉差恐難得人所有益梓利三路内邛蜀嘉眉彭漢陵綿果閬遂合劍州與元府十四處户口繁多屯兵稍衆所有知州知府臣欲乞今後令審官院揀選差官須是歷任内無私罪升朝後有舉主年甲未高者方得差任如任内别敗闕得替日與先次優便差使或别有殊尤治狀灼然可驗即升陟酬奬所貴遠方得人兼舉先朝故事取進止

乞諸州供錢撥充交子務慶歷六年

益州交子務所用交子歲獲公利甚厚復又民間要藉使用蓋比之鐵錢便於齎持轉易近因秦州入中糧草兩次支却六十萬貫文交子元有未封椿見錢准備向去給還客人深慮將來一二年間界分欲滿客人將交子赴官却無錢給還有悞請領便至壞却交子之法公私受弊深為不便伏乞朝廷指揮本路轉運司於轄下諸州軍内每月須管共收聚諸般課利錢三五萬貫撥

充益州交子務准備給還客人交子錢免致向去壞却舊法官私困弊取進止

乞罷將校舉留 慶歷六年

唐末及五代已來方鎮守臣每有替移或名赴闕其間倔强武臣多是妄託軍情不時受代因致跋扈國初懲方鎮之弊盡去此態稟朝廷進退約束無敢違異臣竊見近日以來沿邊征鎮揔兵帥守累有本轄將吏例狀舉留者此風不可啟其漸欲乞下諸路轉運使今後更

不許諸軍將校使臣等列狀舉留本轄帥守取進止

乞封示兩制等議汎使事文字慶歷七年

今月十七日崇政殿蒙賜聖問以北邊汎使忽來恐有邀求之事深可預防作何回報切以鎮撫四夷宰相之職以臣之愚短待罪宰司不能有所建明以致上煩宸念然臣自聞北虜聚兵雲朔及聞有汎使來告西行夙夕深思多方迎料但不欲先事張皇預有泄漏恐非示以閑暇鎮靜之理須虜使之至萬一妄有邀求或即別

懷狡詐則臣之思慮有素可以隨宜裁制臣今雖與陳
執中等同署奏狀上答聖問示不敢周悉開陳以候節
假開日細具面奏兼臣兩日以來密採外議皆云朝廷
百僚只為議汎使事傳聞外方深似不便或恐學士已
下進日議狀論汎使事乞令左右封收密示兩府免致
漏洩傳布中外謹具奏聞謹奏

潞公文集卷十四